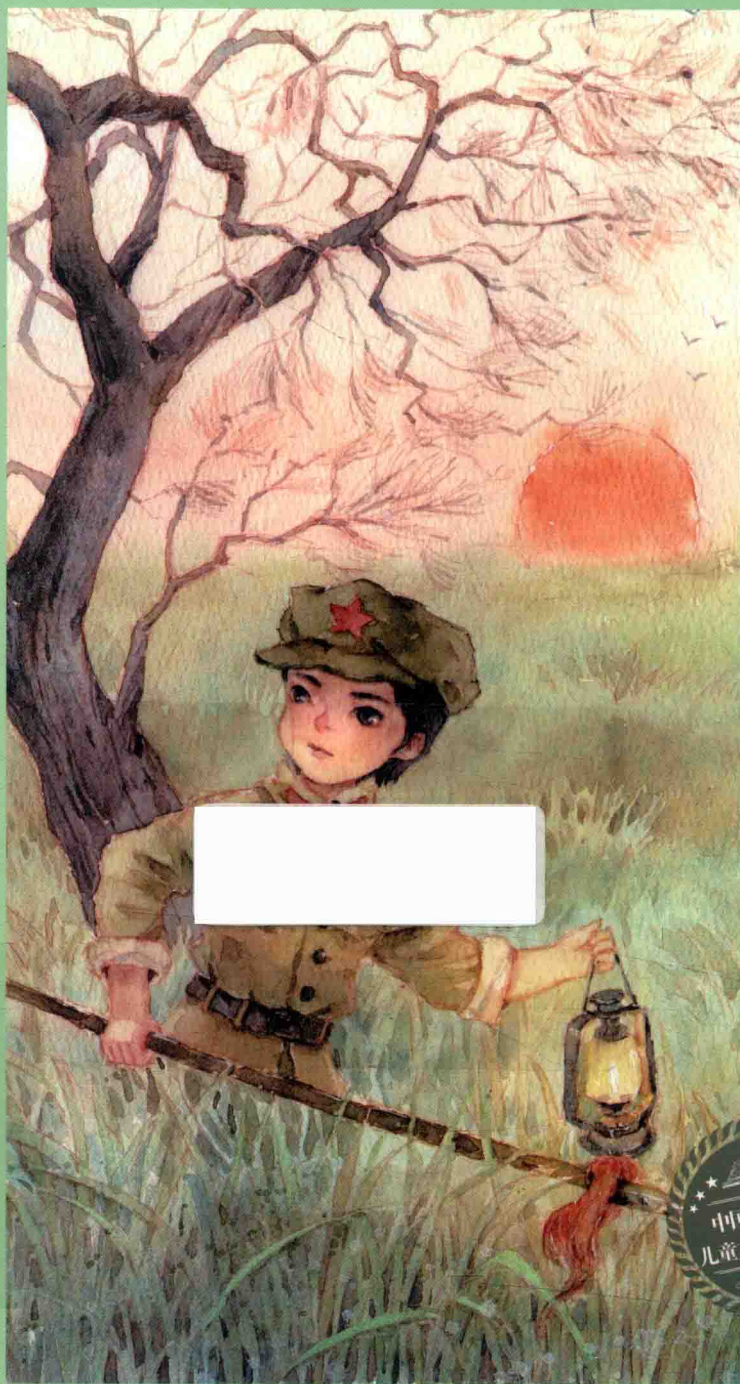


永远的哨兵

张品成
著



国家图书奖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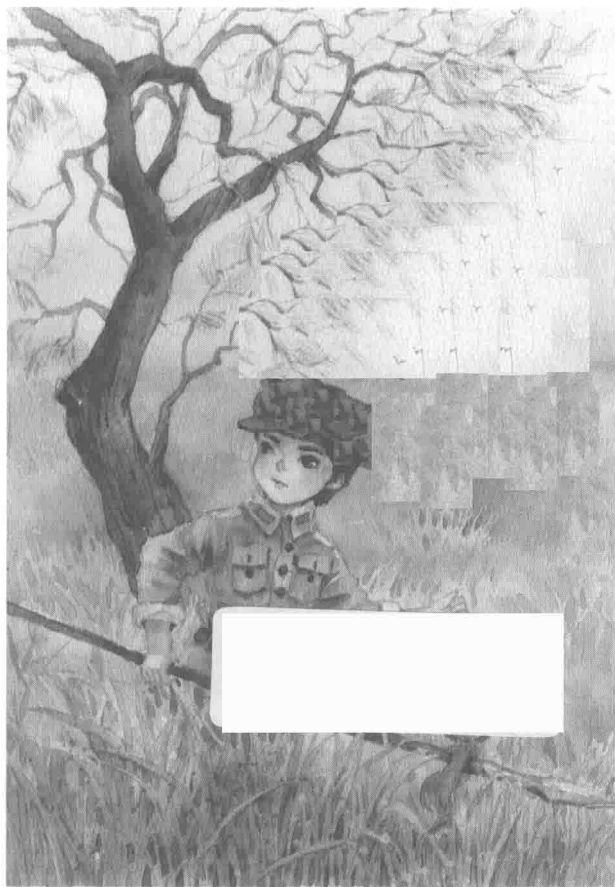
永远的哨兵

张品成
著

——国家图书奖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中国当代获奖
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升级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的哨兵 / 张品成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7.1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升级版)

ISBN 978-7-5016-1190-4

I. ①永… II. ①张… III. ①儿童小说 -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4733号

责任编辑: 李现刚

美术编辑: 林 蓓

责任印制: 康远超 张 璞

出版发行: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42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网址: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邮箱: tiantianchs@163.com

印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

插页: 9

版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26千字

印数: 1-10,000册

ISBN 978-7-5016-1190-4

定价: 21.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是一套荟萃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精华的大型书系，囊括了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坛的众多儿童文学名家的精品力作，充分展现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成就，为广大青少年读者提供了一套值得信赖、极具价值的儿童文学读本。

该书系于二〇〇七年刚一出版（目前已出版八十五种，其中包括“冰心奖专辑”十种），即受到了广大青少年读者以及家长朋友的热烈欢迎，并受到相关出版管理机构的高度关注，荣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暑期学生课外阅读活动”推荐阅读书目。同时，该书系还深受多家阅读推广机构和众多学校的青睐，成为他们向青少年读者推荐的必读书目。

现在，为进一步提高这套书系的品质，更好地满足广大青少年读者不断提高的阅读和审美需求，我们对该书系进行了改版：在内容上进行更为严格的甄选和更为完善的补充，将入选各版本教材的篇目收录其中，这些篇目原汁原味，未经改写，也非节选，以期让读者在更深广的层面上了解原作的完整风貌、一气呵成的气质以及作家们的创作初心；在设计上体现出更高的审美标准和更为人性化的理念，与此同时，我们力邀二十位优秀教师为选篇撰写赏析，从而为该书系引入教育工作者的关切和目

光，引入教育的视野。我们力求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更为精致、更为完美的儿童文学读本，并希望读者在通过愉悦的文学阅读获得智慧的启迪、艺术的感发和人文的熏陶的同时，在教师们的引导下获得宝贵的间接经验，优化自己的阅读方法，对文章的写作技巧有所领会，从而提升写作能力，让阅读和写作变得更加有效、更加有益。

在此，我们首先衷心感谢那些为千千万万少年儿童辛勤耕耘的儿童文学作家，感谢他们慷慨地将自己的精彩篇章不断地奉献给我们的孩子，让孩子们在阅读这些精品佳作的过程中，得以获得精神的愉悦和人生的体悟！同时，我们也衷心感谢为这套书系绘制精美插画的绘画作者、为这套书撰写赏析的教师们以及其他所有为这套书系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人！

我们真诚地欢迎更多热爱儿童文学创作、愿为我们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奉献自己智慧和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与我们共同构建这一书系。我们将竭诚做好各种服务工作，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心灵和情感的桥梁。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六月

少年时期的我生活在那个特殊的动荡的年代。那时我们全家下放在赣南的一座小山村里，我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八年里，我听人讲了许多故事和往事。就是这些故事，使我获益匪浅，影响到我的成长，使我成为现在这样一个
人。

我也很想让当今的少年知道这些故事，希望这些故事能够给他们一些健康的、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影响。我自信应该是这样的。

张品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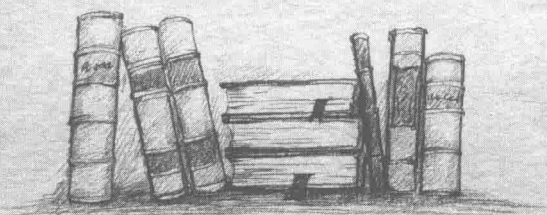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永远的哨兵	1
外 号	9
小兵的桃树	21
人生处处有惊喜（崔爱霞）	27
门 板	30
铜号和一张脸	38
大声歌唱	44
鬼是一棵矮杉树	52
只要战胜自我，一切都可战胜（崔爱霞）	59
走火事件	64
墨 宝	71
好 佬	79
一个字	104

玖 儿	117
老 枪	137
母 子	157
玩 具	175
也算经历	193
泽南列宁小学的第一堂课	209
实现理想不是梦（崔爱霞）	223
哈达铺的报纸	226
书系选目入选教材情况（部分）	241



永远的哨兵

一

一耕没爷没娘是个孤儿，却是个难缠的角儿。

红军一进村子，一耕就把师长缠住了。

一耕瘦瘦小小，个没竹帚高，还天生了一只脚有些瘸，却跟师长死搅蛮缠要入队伍。师长待人和气，什么时候脸都挂着笑，这怂恿了一耕的那份缠劲儿。

“我想入队伍！”他跟师长说。每回他都这么说，他老说这一句。

师长说：“你还小。”

一耕说：“我和旦福同年哩。”旦福是师长的勤务兵。

师长说：“入队伍是要跑路的，一晚上要走百里，翻山越岭……”

一耕说：“噢！你是说我脚哇，我脚不碍事，只是一只脚



短些。”

师长咧嘴笑了笑。

一耕说：“你看你笑，你不信吗？那我走给你看。”

一耕真的就走，在祠堂对面那道坡上上来下去走了几个来回。他一头大汗，站在师长眼前。

“你看，我没瞎说吧。”他说。

一耕就常来老祠堂，因为师长说过“以后”。他知道师长是不会瞎说的，他想那个“以后”能早些来。

二

那一天，一耕又来缠师长了。师长正忙，敌人大兵压境，已经到浒湾地界了，直逼苏区门户。师长心急火燎，满屋子的人都心急火燎。

一耕不知道那一切，他依然缠师长。“我要入队伍！”他牵了师长的衣角说。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来胡搅蛮缠！”参谋脸拉着，参谋要发火。师长摆摆手，师长没让参谋发火。师长笑着，师长也没说“以后”。师长拍拍一耕肩膀，和颜悦色。“好吧！”

师长从屋角摸出杆梭镖递给一耕，“就算你是队伍上的人了，你要好好放牛，一边在崮上放哨，南崮那个岗交给你了。”

师长用一种婉转巧妙的方法支走了一耕。师长没办法，那时太忙。师长急中生智那么说说，想等忙过了这阵再给一耕细细说。

师长没想到队伍当天会开拔。快马送来急令，刻不容缓。师长没来得及向一耕收回那道“命令”。

那些天，一耕牵了牛，拎了梭镖在南崮那地方站岗，一副尽职尽责的模样。南崮就在路边，人来人往，有人看见一耕了，跟他打招呼：“一耕！那边有个蜂巢，我们熏了摘来炸蜂蛹吃……”

一耕说：“我站岗，你没看到我正在站岗？”

“噢噢？”

“师长派的事！”一耕说，“我是队伍上的人了！”

“噢噢！”村人那么噢着，村人想笑没笑。

队伍没再回来。红军吃了败仗，一个月后往西南方向撤走了，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后来，人们管那叫长征。

但一耕的哨一直没撤，风霜雪雨，酷暑寒秋，他持一杆梭镖，桩子似的立在崮上。



村人跟他说：“哨该撤了，你别那么瞎站了。”

一耕说：“我没接到师长命令，我没接到红军命令。”

村人说：“谁知道？这年头……”

一耕说：“什么？”一耕的眼睛老大。

村人唉了一声，长长叹了一口气。那时苏区已经沦陷，官方的报纸整日都少不了红军被“剿灭”的消息，分不出真假。

村人说：“你小心！”

村人还说：“你最好别那么说！”

一耕不听，一耕很固执。一耕说：“我是队伍上的人，我要执行命令。”

村人愕然，以为一耕痴了傻了。但一耕诸事从容，牧牛值哨，一丝不苟，不像痴傻的那种。

三

山里来了两个陌生人。

白军占领了村子相邻的那个镇子好多日，几个兵油子进山来打野兔。他们以为天下太平了，他们想找点儿乐子。那天他们喝了些酒，脚底轻飘软乎，走走就走到这地方来了。

他们觉得这地方很不错，满眼的风景，心旷神怡。他们就着曲子在沟里跳着，他们不是唱是吹。他们用口吹着小曲。

他们没想到会有人喝令他们：“站住！”

一耕那些日子精神很好，他全神贯注地站岗，世事全然不知，他很投入。他想，师长是什么人物，师长给我派的事，我一定要好好弄。他就想了这些，他没想太多。

他在风里听到什么声音。

他听到的是那两个白军吹的小曲。

他往声音的方向望去。他看见了两个白军士兵。

一耕跳了起来，他喊：“站住！”他看见两个白军士兵愣了一下，却没当回事。

他们甚至朝他笑了笑。他们没站住。他们晃荡着肩膀，若无其事地朝前走着。他们以为那毛伢弄个事耍，他们以为那是个癫人。

“咦？”一耕很响地咦了一声。

他又喊：“站住！”声音很大，他听到自己那声喊在山谷中回响。

两个白军士兵这回站住了。他们眨眉眨眼地看了一耕好一会儿，又互望了一眼。他们听出那伢不像是耍，他们看一



耕的神情也不像个癫人。

“我是红军！”一耕说。

“咦？！”这回咦的是两个兵痞。

“我是红军！”

“真的？！”

“那还会有假！”一耕很骄傲，他那么说。

“噢噢！”两个兵痞说。

“噢噢！”一耕说。

“哈哈。”

“看你们，我想不出有什么好笑的。”一耕说。

“人说走运就走运，门板也挡不住。”一个兵痞说。

“就是！”另一个说。

一耕要是不咬那个人一口，也许没个什么事。可一耕咬了那人一口。

两个兵痞过来夺下了一耕的梭镖，他们想要把他绑了押回去领赏。就那会儿，冷不防一耕就狠狠咬住了那人的大腿。

一耕往嘴上下死力气咬住不放，那士兵杀猪般地号叫起来。

一耕把那士兵腿上的一块肉咬了下来。

那兵痞在地上滚了几滚，忽然站起来拉动枪栓朝一耕开了一枪。一耕觉得胸口凉了一下，一股血涌了出来。他想喊声什么，却觉得喉咙被什么扎扎实实堵住了。

两个白军士兵把一耕打死了，这是那一年的事。

也是那一年，一耕流血的地方长出一棵树。那树长在一耕站岗的地方，若干年后长成一耕站岗的那种姿势。村人从南岭过，冷不丁就好像看见一耕还在那儿站岗。

他们说：“那是一耕哩。”

“啧啧！那就是一耕！”他们那么说，他们说了好多年。

后 记

那一年，村里来了一位将军。将军就是当年那个红军师长，他故地重游。

有人跟他讲了一耕的事，老人一拍脑门。“噢！有这事！有这事！”将军说。

“一耕说师长派的事，没师长的命令，哨我不能撤……”有人说。

“呀呀！这个一耕哟！”将军说。

将军来到一耕牺牲的地方，看着那棵树，久久不言语。



将军临走时决定做一件事，他说：“我要给一耕立一块碑。”

那碑很快就竖起来了，可是碑上的字怎么刻呢？随行人员想刻上“红军烈士王一耕之墓”，但有些拿不准，毕竟一耕不是正式在编的红军一员。他们请示将军。

“就这么写！”将军很坚决地说。

碑竖起来了，就在那棵树下。那是个高地方，从南岭那条道上过，一抬头就能看见那树和碑。

外 号

一

天北捡了顶帽子。

那会儿天北他们在涧底，听得崖顶枪炮响了一阵就止息了。等他们爬上崖顶，战场已打扫完毕。

天北几个人蔫蔫的，他们踢着那些枯草。不为什么，他们觉得心底窝着一股莫名怨气，踢踢能好过些。

天北踢着踢着就从草棵里踢出一个人头，吓了一跳。他仔细看去，不是人头，是一顶皮帽。皮帽黑乎邋遢，圆滚滚的，看去像颗人头。

这是顶讲究的帽子，这地方不常见。狗皮或者狐皮、狼皮的？天北他们不识货，只知道这种帽子是有钱人戴的。有一年镇上的财主毛更家少爷从城里回来过年，就戴过一顶这样的帽子。那年外地来的一个收钨砂的商贩，也曾戴着这么